

英国“脱欧”为何变成一拖再拖的闹剧？

■王鑫元



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正在上升

方面在保守党内部制造分裂，削弱自身力量，另一方面使得英国“脱欧”名不副实，在退出欧盟后仍处处受到欧盟约束。在特雷莎·梅宣布同科尔宾进行会谈后，威尔士事务大臣和英国“脱欧”事务部副部长两位保守党重要成员随即宣布辞职，并表示与工党寻求共识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无协议“脱欧”两败俱伤

英国有序“脱欧”迟迟难以达成，意味着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无论是英国还是欧盟政界人士都对有序“脱欧”的前景越来越悲观。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表示，“无协议‘脱欧’一天比一天有可能”。除悲观的论调外，更多欧盟成员国领导人表现出不满甚至愤怒，比如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警告称，欧盟不能被英国“脱欧”的国内政治僵局“挟持”。

在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全球经济高度依存的21世纪，任何国家都无法做到脱离全球经济体系而独善其身。英国目前受益于约40个欧盟贸易协议，切断这些协议将在短期内给英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欧盟将同英国互征关税并设立实体边检站，引发的后果包括欧盟商品及服务价格上涨、部分地区出现食品药品短缺、英国企业运行成本上升、大规模失业等，社会恐慌情绪也将不断扩散和蔓延。考虑到“脱欧”的不确定性前景，大量国际资本逃出英国，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计划将高达1万亿美元（约合6.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从英国转移出去，严重动摇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另据美国高盛集团发布的报告，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每周损失约6亿英镑（约合52.5亿元人民币），国内生产总值缩水2.4%。英国政府今年2月底发布报告称，无协议“脱欧”可能导致15年后英国经济规模再缩水6.3%至9%。另外，“脱欧”还导致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硬边境”问题，暗藏动乱隐患。

「古稀之年」，北约路在何方？

■梁博

4月4日是北约成立70周年纪念日。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北约却取消了原本由各成员国领导人参加、持续1周的大型庆祝活动，改为只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级别偏低的外交部长会议，会期仅为2天。

据《纽约时报》报道，此番改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各种场合公开对北约盟友“开炮”。其他北约成员国中，也出现了质疑北约的声音。此前，德国国会议员亚历山大·鲁伊指责北约攫取成员国国防支出、进行侵略战争、破坏国际准则、威胁世界安全，建议德国退出北约并要求北约自行解散。4月6日，前美国国会议员罗恩·保罗发表了类似言论。英国《经济学者》周刊网站发表文章称，北约各成员国对潜在威胁的看法不同，导致成员国对北约安全策略不满。

为何北约在“古稀之年”时，受到成员国越来越多的质疑？

首先，成员国安全诉求不同，北约无法面面俱到。在北约70周年外长会上，29个成员国外长虽然在联合声明中一致表示将俄罗斯视作该组织的“主要安全威胁”，但各成员国对安全威胁的实际认知却存在极大差别。

波罗的海国家警惕俄罗斯，希腊认为同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是其主要威胁，意大利担心的是越过地中海而来的移民，法国则把注意力放在其非洲前殖民地上……北约的资源 and 精力有限，难以满足所有成员国的要求。

其次，欧盟不断提高防务一体化水平，对北约形成冲击。近年来，欧盟做出努力逐步提高欧盟共同防务水平和成员国军队联合作战能力，提升欧盟防务一体化水平。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提出建立“欧洲军”的想法，得到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支持。法德两国是能主导欧盟发展的大国，它们在“欧洲军”问题上的一致看法，必然大加欧盟与美国主导的北约在一些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对作为欧洲重要军事组织的北约形成冲击。

最后，防务开支分摊矛盾，导致成员国间分歧加大。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曾多次扬言美国退出北约，原因是他认为美国承担的防务开支过多，北约72%的防务开支长期以来都是由美国负担。事实上，正是对于安全威胁的不同看法，造成调整各成员国防务开支水平变得愈发困难。北约曾经商定各成员国将防务开支提升到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但迄今只有少数国家做到这一点，德国更以“国家安全不仅是国防安全，欧洲还面临着地区治理挑战”为由加以拒绝。

近年来，北约不仅在欧洲持续向俄罗斯施加安全压力，破坏欧洲局势稳定，还将“触手”伸向其他地区，对整个世界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在北约建立70年之际，矛盾重重的北约各成员国应思考如何在北约框架内对全球稳定作出贡献，也应考虑该组织未来将何去何从。

（作者单位为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脱欧”进程陷入停滞

3月29日原是英国启动退欧程序的《里斯本条约》第五十条正式触发的日子，事实上英国已违背了欧盟的法律规定。考虑到英国的政治僵局，欧盟曾于3月21日第一次同意英国延期“脱欧”，规定英国议会下院如果无法通过“脱欧”协议，英方必须在4月12日前确定究竟是“无协议‘脱欧’、延期‘脱欧’”还是“不脱欧”。随后，英国政府与欧盟去年11月达成的“脱欧”协议于3月29日在英国议会下院第三次遭到挫败，虽然支持协议的议员比前两次多，但仍无法掩饰英政坛无法拿出一个主导性意见的尴尬现实。

特雷莎·梅本人继续寻求“以拖求变”，在同其内阁成员进行了7小时马拉松式的会谈后，她于4月2日发表电视讲

话，表示力争再次延期“脱欧”，为达成更多共识的“脱欧”方案争取时间。4月3日，英国议会以313票赞成、312票反对，以一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一项法案，责成政府延期“脱欧”，暂时将英国从无协议“脱欧”的悬崖边拉回来。按照时间表，特雷莎·梅4月10日前往比利时出席欧盟领导人紧急峰会，同欧盟具体协商再次延期“脱欧”事宜。英国政府争取在5月23日（即欧洲议会举行选举）前达成“脱欧”协议。届时如若英国议会依然没有谈妥，英国只能参加欧洲议会选举，继续履行成员国义务。

考虑到英国漫长的“脱欧”进程对欧盟的正常运转所造成的严重影响，4月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特雷莎·梅前一天的表态向英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英国议会未能在4月12日前批准“脱欧”协议，英国要么无协议“脱欧”，要么长时间延期，这等于不赞成英国将

“脱欧”短期延长至5月或6月的提议。

英国政坛严重撕裂

近3年来，英国各派力量就“脱欧”议题无休止的缠斗已使英国陷入“否决政治”的怪圈，继而导致前所未有的失控局面。特雷莎·梅经过与欧盟17个月的艰苦谈判，终于达成长达近600页的“脱欧”协议，却在议会屡屡受阻。特雷莎·梅不惜以牺牲个人政治前途为筹码，仍难以达成协议通过所需的广泛共识。近期，英国议会下院在两周内就12项“脱欧”替代方案举行“指示性投票”，但无一通过。不过，其中有关与欧盟维持关税同盟的提案仅以3票之差被否决，这也让特雷莎·梅看到些许希望。

4月2日，特雷莎·梅除作出延期“脱欧”的表态外，还向工党领导人科尔宾伸出橄榄枝，表示愿意展开对话，以“避

美土战机订单背后的角力

■耿桂珍

当地时间4月1日，美国五角大楼发表声明，美国对土耳其坚持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极为遗憾”，“在土耳其决定无条件放弃S-400之前，向土耳其提供F-35相关作战能力的所有活动即告停止”。4月4日，在北约成立70周年之际，美国副总统彭斯再次指责土耳其同时购买俄S-400系统，要求土耳其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土外长表示不会后退。几乎同时，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沙马诺夫称，俄罗斯方面绝不会放弃这项协议，但不排除土耳其可能单方面放弃S-400防空导弹系统协议的可能性。可以看出，巨额军事订单的背后，不仅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是美俄在欧亚大陆的博弈与较量。

美俄较量由来已久

美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较量由来已久。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刚成立不久的北约意识到土耳其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吸纳其加入北约。上世纪90年代，苏东体系的崩溃导致欧亚大陆出现诸多“权力真空”地带，美国抓住契机，大大提高自身在欧亚大陆的地位。

普京执政后，在欧亚经济和地缘

战略方面相继提出“欧亚经济联盟”“转向东方”“大欧亚伙伴计划”等宏大战略构想，意图从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将俄罗斯打造为大西洋和太平洋强国及欧亚大陆的中心，但出海口问题始终是俄罗斯宏伟蓝图的一个瓶颈。俄罗斯只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才能进入阿拉伯世界和地中海，而能否顺利通过海峡，意味着是否有能力对抗美国。美国对此早有准备，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等港口都布设了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基地，对俄罗斯形成牵制。

土夹缝中施展平衡外交

2017年，土耳其和俄罗斯正式签订4套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订购协议，引起美国和北约恐慌。美国先以系统兼容为由向土耳其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加F-35战机的配套方案，被拒绝后又以“安全隐患”为由，以停止向土耳其提供F-35战机相关作战能力作为威胁，要求土耳其终止与俄罗斯的合同。对于美国所称的“安全隐患”，土耳其反唇相讥称希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购买了俄罗斯S-300防空导弹系统，也接入了北约的防御体系，如今美国如此严厉指责土耳其，无疑是“双重标准”。



美F-35战机

法德将组建“多边主义联盟”

■贾博

据美联社报道，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德国外长马斯2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组建“多边主义联盟”，以期在欧洲、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民族主义抬头之际，进一步消除分歧，促进全球合作。据悉，为争取更多国家加入这一联盟，法国和德国预计将于今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启动结盟运动。法新社援引法国外交部消息称，除一些欧洲国家外，加拿大和日本都对这一联盟表现出浓厚兴趣，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也有望在9月底加入联盟。

反击美国优先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德国外长马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多次表示，“多边主义联盟”的成立并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组织，其成立的主要目标是让大多数国家支持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推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支持多边主义的合作网络，打击不平等现象，商讨气候变化等问题。但分析人士指出，法国和德国所倡导的上述议题恰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鼓吹的“美国优先”“民族主义”政策相反。因此，法国和德国倡导的这一国际联盟又被普遍认为是“反美联盟”。

据悉，特朗普上任两年多来，在“美国优先”的旗下，其一系列言论和政策引发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如否定欧洲一体化、批评欧洲国家在防务上投入不足，指责德国难民政策和对美贸易顺差，口头支持欧洲右翼团体，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2018年3月，特朗普签

署命令，对美国的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6月，特朗普宣布对从欧盟进口的汽车征收20%的关税。7月，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称欧盟是美国贸易方面的敌人。

分歧不断扩大

事实上，为缓和美欧关系，特朗普也曾先后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等欧洲大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但这些会晤不仅没有改善关系，反而放大了双方分歧。德国总理默克尔与特朗普首次会晤后甚至表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对方的时代已经结束，欧洲人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媒体甚至用“离婚”来形容美法关系的恶化。

2018年底的巴黎和平会议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点名地批评了特朗普的民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强调要推进多边主义。

针对日益恶化的美欧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曾刊文指出，特朗普对北约的破坏、对欧盟的攻击、对盟友的贸易战，破坏了二战后历届美国总统精心培育的西方团结的根基。美国的盟友正在采取难以想象的措施来适应新常态，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无论是谁接替特朗普，昔日的美欧同盟都不复存在。欧洲不得不开始追求战略的独立性，寻求与不可预测的美国脱钩。